



探源中华文明

倾听燕赵之音 大型全媒体考古系列报道之泥河湾遗址群考古(一)

太行风

远古回响

一 人类故乡

和东非裂谷一样,泥河湾裂谷系也是地球上的一条巨大伤疤,那就是传统上地质学界命名的汾渭地堑。泥河湾裂谷是华北地块上规模巨大的张裂性沉降带,自西南而东北蜿蜒展布,西南起始于陕西西安所在的渭河盆地,向北经山西运城、侯马、临汾、太原、忻州、原平,甩尾向北向东,进入泥河湾盆地。广义的泥河湾盆地自西而东包括山西大同、河北阳原、蔚县、涿鹿、怀来和北京延庆盆地,而狭义的泥河湾盆地仅指阳原盆地。从地史时期距今一亿多年前的中生代开始,这一地区的地壳运动活跃,断裂沉降加剧,形成了一个个断陷盆地,并接受了中生代的堆积。新生代以降,特别是进入被俗称为新生代的第四纪时期,泥河湾裂谷的地壳运动更加剧烈。其中,以泥河湾盆地最为典型,主要表现为断陷沉降速度加快,山高水深,演变为一个个广袤的湖泊。这时形成的大同湖、阳原湖、蔚县湖、涿鹿湖、怀来湖和延庆湖,被统称为泥河湾湖。

二 文明火花

古人类在泥河湾出现后,一步一步构筑起可歌可泣的人类历史文化长河。他们祖祖辈辈要在适应大自然、征服大自然的抗争中积蓄经验和智慧,开辟历史,创造文化,最终点燃人类文明的火花。在距今200万年前后,泥河湾马圈沟遗址的这一人类群体并没有停歇。在之后的100万年期间,即早更新世末期之前,仍围绕在大田洼台地马圈沟一带的湖滨顽强地生活、繁衍。在这一段时间里,人群变多了,活动的范围扩大了。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们留下的考古遗址明显增加,仅马圈沟遗址就有7个文化层,古地磁年代数据依次为:第七文化层距今176万年、第六文化层距今175万年、第五文化层距今174万年、第四文化层距今169万年、第三文化层距今166万年、第二文化层距今164万年、第一文化层距今155万年。此外,这里还有最早发现、激励考古学家到更早新世寻找旧石器文化遗存,被镌刻在中华世纪坛的小长梁遗址(距今136万年);石制品最为丰富,加工修理技术最为高超,石器类型最为复杂多样,器型最为稳定的东谷坨遗址(距今110万年);为中国学者了解世界,世界学者了解泥河湾,在上世纪90年代中美合作第一次发掘研究的飞梁遗址(距今120万年);石制品拼合率最高,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

三 周口店之光

历经百万年锤炼之后,泥河湾进入了第四纪的中更新世,也就是距今100万年至20万年时空框架。由于体质的增强,经验和智慧的积蓄,生产力的提升,繁殖能力提高,导致人口增加,人类群体分化,马圈沟一带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生活,他们必须探索新的生活领域。因此,这一阶段最引人注意的是人类及其文化的迁徙和传播。他们突破小泥河湾(阳原盆地)的生存地点,开辟新天地,迈进大泥河湾(即大同盆地、蔚县盆地、怀来盆地)。他们还独辟蹊径,顺桑干河、永定河而下,来到面对开阔北京平原的太行山东麓的周口店,寻找洞穴,开启了前所未有的崭新生活。在距今约50万年至20万年期间,从泥河湾而来的古人类占据了周口店洞穴定居下来,书写了北京猿人的辉煌篇章。面对新的生活环境,他们从泥河湾带来的文化已经不能满足眼前生活,不得不进行别开生面的创新。加工石制品的石料变了,以往得心应手的燧石石材少了,所面对的大多为脉石英。无奈,他们只能改变石器的加工方式,以砸击法取代惯用的锤击法,以获取石片,并逐步提高对脉石英石材的加工技术;以往在湖滨采集狩猎,现在需在河岸采集狩猎;以往进餐在旷野随意进行,现在还需将采集狩猎战利品带回洞穴享用。在实践中,他们发现烤熟的肉类更加美味可口,慢慢掌握了烧烤肉食的技术。对于北京猿人来龙去脉的追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中国古人类学的重要创始人裴文中和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家贾兰坡先生极度重视,泥河湾始终没有离开过他们的视野。伴随泥河湾旧石器考古不断的新发现,北京猿人的祖籍最终定格于泥河湾。因为,他们之间的文化传统一脉相承,而晚更新世的考古发现更能阐明这一问题。晚更新世的到来,泥河湾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变,原本广袤的泥河湾湖逐渐消亡,人们不得不适应面向河流的生态环境。大约在距今20万年至3万年前的晚更新世早中期,泥河湾的人口剧增,原始人群比比皆是,几乎占据了大泥河湾地域的河流两岸和边区;另一支沿燕山南麓向东传播,从而形成一环华北平原的马蹄形分布带。

四 文明摇篮

时光进入第四纪晚更新世晚期,大约距今3万至1万年期间,泥河湾人类活动的繁荣景象更加欣欣向荣。此时此刻,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技术革命出现,陶业、农业、畜牧业将喷薄而出,人类将冲破旧石器时代,步入崭新的新石器时代,文明将从这里起步。在泥河湾的油房遗址,最先出现了细石器工艺技术,典型的石制品有各式细石核、细石叶和细石器工具组合,诸如琢背刀、雕刻器、圆头刮削器等。这是人类开天辟地以来,在泥河湾出现的第一次技术革命,对于人类及其文化的进步,人类文明的起步,具有非凡的意义。细石器工艺技术的出现,一举打破了已经沿用200万年来,古人类直接使用石器的常规,人类开始使用间接法剥片和软锤技术,从预

命。这群人类已经具有了较为发达的大脑,还能直立行走,并较为熟练地掌握了加工制作石工具技术。他们用随身携带的石锤灵巧地击打石块,剥下边缘锋利的石片,有的石片经简单修理,制成刮削器等石工具。一通紧张劳作之后,一顿盛宴开始了。他们用锋利的石片或石器豁开大象厚厚的皮层,吸血割肉,享受一顿难得一遇的饱餐后,为躲避凶猛的肉食动物,迅速隐蔽于附近的山林中。享受这顿象肉大餐的不光是人类,还有不少其他食肉动物,如鬣狗。当人群离开这里不久,鬣狗闻讯赶来。于是,在机智的人类和凶猛的鬣狗之间展开了食物争夺大战,直至敲骨吸髓,资源耗尽。古人类和鬣狗等在马圈沟餐食草原猛犸象的故事终结了。幸运的是,这场餐食活动的遗迹和遗物被掩埋在地层中,形成考古学上的文化层,被完好地保存下来,时至今日又被考古学家们发现、发掘。这次发现获得的考古证据包括:鬣狗和人类吃剩的草原猛犸象破碎的骨骼多属于一个个体;其上保存有古人类割肉取食、敲骨吸髓等石工具留下的刮削、砍砸痕迹;散布的石制品断面新鲜,很多可以拼合成较大的石块,表明它们是被人类搬运至此的,并在现场生产石片,加工修理成石器;鬣狗粪化石证明鬣狗参与了餐食活动;地层黑灰系沼泽淤泥堆积,地层内发现的草叶、腐殖质、菱角、平卷螺等化石,指向这里是浅水沼泽环境。这是泥河湾出现人类最早的记录。尽管马圈沟遗址没有发现古人类化石,但他们留下的石制品却能证明古人类的真实存在。根据古地磁年代数据和生物地层学年代综合分析,可以判定这里最早的人类出现在距今200万年前后。也就是说,在距今200万年前后,人类已经占据了泥河湾。远古人类姗姗到来。

在这一系列文化遗存中,能够反映人类本身及其文化发展进步的依据,主要取决于对古人类的生产方式、食物结构及加工制造石器技术的综合分析。对东谷坨遗址文化遗物的比较研究,可窥知自距今200万年开始,至距今100万年之间,泥河湾的古人类在100万年漫长的抗争中,是如何创新、进步并塑造自身的。在东谷坨遗址中,文化层堆积很厚,石制品和动物化石非常丰富,说明古人类在这里生活的很长。动物化石非常破碎,动物种类很多,有大型动物象类、犀牛,有中型动物马和牛,还有鹿、兔、鼠等小型动物,说明这时的人们餐食肉食的

址遍布,数量可观。其中,在泥河湾发现的侯家窑遗址、板井子遗址、新庙庄遗址和西白马营遗址最具代表性。他们最显著的特点是石制品打片和加工技术产生飞跃,人们能够有目的、有计划、能控制地从石核上剥取石片,修理成精致而得心应手的各式工具。距今10多万年的侯家窑遗址,不仅出土了大批石制品和动物化石,还发现了古人类化石许家窑人的遗骸。在石制品中,最引人注目目的是大批大小不等,加工精湛的石球的出土。大的石球如同铅球,可以投掷,小的石球可以绑上绳索或皮条,作飞索石使用,这些无疑是上好的狩猎工具。经过对出土动物化石的鉴定,野马骨骼的数量最多,它们应该是当时人们捕猎的主要对象。据此,贾兰坡先生将这里发现的古人类形象地称为“猎马人”。在距今7万至8万年前的板井子遗址和距今5万年前的西白马营遗址发现的石制品,加工技艺更为精湛,器形更为美观精致。这一时期石器的加工技术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在这些遗址中,尽管

和文献记载放在最显眼的位。由此可见,自200万年以来,远古人类在泥河湾创立的古文化,对中华民族历史框架的构筑是何等的重要。正是泥河湾200万年来的文化积累,才催生了五千年前中华文明在泥河湾,即古涿鹿的形成。作为“东方人类的故乡”泥河湾,自古人类诞生以来,一直以勇往直前的精神,披荆斩棘,推陈出新,开凿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长河,勾勒出一幅幅中华民族奋力向前的画卷,最终塑造出五千年的中华文明。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将中华民族历史基本框架概括为: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古国,两千年中华一统使用四大阶段。其中,第一阶段使用的考古佐证资料就是泥河湾东谷坨遗址;第二大阶段使用的是泥河湾虎头梁遗址,即于家沟和马鞍山遗址的资料;第三阶段也把蔚县、涿鹿的考古资料

红色文物讲故事

冉庄地道战纪念馆:“司令碗”里的鱼水情深

河北日报记者 史晓冬

“地道战,地道战,埋伏下神兵千百万……千里大平原,展开了游击战,村与村,户与户,地道连成片,侵略者他敢来,打得他魂飞胆也颤……”对于很多人来说,《地道战》是一部与儿时记忆有关的电影,提到这部电影,耳畔似乎一直回响着这首主题曲的激昂旋律。

影片的取景地之一就是保定冉庄。水井地道口、碾子工事、土枪、镐头……冉庄地道战纪念馆内,各种革命文物和遗址似乎让人置身战场。在众多革命文物中,一只毫无新奇之处的粗瓷碗,却被冉庄人民珍藏了半个多世纪,因为它饱含着当地百姓与开国上将吕正操的生死情谊。

向历史深处追溯。“七七”事变后,国民党部队不断南撤,吕正操和他率领的六九一团却提出了“向敌人后方退却,北上抗日”的口号。后来,吕正操率部寻找机会脱离国民党军队,在晋县(今晋州市)小樵镇改编为人民自卫军。从此,吕正操和他的团队走向共产党,走向人民,走向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

走深洋,过安国,入博野,至蠡县,打高阳……小樵改编后,吕正操率部一鼓作气北进,名震冀中。此后,吕正操的人民自卫军就被纳入晋察冀军区领导,吕正操被任命为首任冀中军区司令、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冀中行政公署主任。

在抗战的烽火硝烟中,在广袤的华北平原上,吕正操司令员与冀中百姓“情同骨肉,亲如家人”。他说,是冀中人民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了自己,培育壮大了人民子弟兵。

1939年7月31日凌晨,日军包围冉庄,他们挥舞着刺刀和皮鞭,把所有村民都驱赶到南大桥三官庙前集中训话,妄图抓捕抗日干部,摧毁抗日政权。集合的百姓稍一懈怠,就遭到日军的刀砍枪杀。烟雾蔽日,火光冲天。就在这一天,日本兵杀害冉庄村民13人,打伤致残11人,抓走11人,烧毁民房700多间,烧毁大牲畜17头,烧毁生产生活用具不计其数,抢走财物上百车。

吕正操司令员带着队伍匆匆赶到冉庄,给百姓带来了救济粮、救济款和药品……“乡亲们,不要怕,敌人烧了旧房咱们盖新房,砸了旧缸买新缸,大家一定要振作起来,重建家园,争取早日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去!”在吕司令的亲切鼓励下,乡亲们情绪高涨,齐呼抗日口号。

小伙子李恒看到司令员讲得口干舌燥,急忙端来一碗水。“吕司令,喝我们冉庄一口水吧!”吕司令笑着接过水碗,一饮而尽。而冉庄人民把当年吕正操司令员饮过水的碗一直珍藏至今,大家都亲切地叫它“司令碗”。

每当看到这只司令碗,聆听它背后的故事,吕正操将军的形象就一下子清晰起来。通过冉庄地道战纪念馆宣教科副科长许丹的讲解,我们仿佛能够看到一位共产党员的高级将领,一边指挥千军万马,奋勇杀敌;一边真心牵挂百姓,经常来到群众中间,访贫问苦,嘘寒问暖……是那么亲切,又是那么真实。

司令碗很旧,也很普通,但它却雕刻着时光,见证着吕正操将军在冀中生活战斗的峥嵘岁月,见证着党与群众心连心的血肉情谊,也见证着万千河北儿女挺身而出、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恢宏篇章。现今,它静静地陈列在展柜中,无声地传承着红色革命精神,召唤后人了解历史,感悟初心使命,在新时代砥砺前行。



吕正操将军用过的碗。冉庄地道战纪念馆供图



泥河湾遗址发现的动物足迹坑。谢飞供图

千古文明开涿鹿,中华文明五千年。

在中华大地,有众多的远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考古遗址被发现。其中,地处冀西北山地的泥河湾最为引人注目,最能体现中华民族祖先繁衍不息,创新发展的恢宏历程,堪称中华民族文化根系之一。自上世纪始,这里就被称为“东方人类的故乡”和“东方的奥杜威峡谷”。在漫长的200多万年历史进程中,我们的先人以聪明智慧创造出又一个又一个奇迹,书写出一部中华民族宏伟史诗,构筑起以自强不息、不畏艰险、拼搏创新、持续发展等为精髓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电子邮箱:t36@tom.com hbrbwhzk@163.com



扫描二维码,收看精彩视频。